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栢齋集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陳　木

校對官中書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蔣鳳牲

謄録監生臣洪　策

柏齋集卷五

明　何瑭　撰

序

王教之端詩序

王教之端詩冊若干葉縉紳大夫士為宗室鄭王殿下母妃而作也妃姓閻氏竹山縣知縣敬之女也以容德選配鄭懿王殿下冊封繼妃自入王宮謹循内訓時舅

鄭定王已薨逝祭祀必嚴姑李妃方壽康愛敬兼至內外稱之曰孝贊相懿王動遵典禮笑語之聲不聞宮闈之內清肅內外稱之曰敬懿王之薨今王尚幼妃攝理國事乃節縮贏餘修舉廢墜葺理始祖靖王墳所之享殿而時祀有歸請給庶祖姑簡王夫人張氏之封號而崇奉有禮內外稱之曰恭周卹懿王前妃顧氏之家不減於已家撫育伯兄康王之女無異於已女內外稱之曰惠今王方在齠齔則勤顧復以保其躬出就師傅則嚴

訓戒以成其德内外稱之曰慈凡茲懿行不可殫述王
既襲爵乃及兄東垣王具奏于朝乞賜旌奬以彰母妃
之賢以伸罔極之報奏下禮部行撫按勘實奏上帝乃
遣行人齎嚴勅奬諭若曰勅諭鄭懿王妃閻氏先該
爾子鄭王等各奏爾竭力孝親睦厚宗黨濟饑卹死
善行著聞等因該部覆稱已經撫按等官勘實奏報茲
特降勅旌奬仍命行人周汝員往諭以彰爾賢以為諸
藩内助之勸爾尚益敦乃行永綏家邦欽哉故諭王拜

受捧入妃設香案具冠服拜受如禮由是内自宫闈外及臣庶咸頌妃之賢榮帝之命莫不抃舞歡呼拜手稱慶其搢紳大夫士之能言者又作為聲詩播之遠邇將傳示無極妃兄閤廷琮乃裝為冊葉請瑭為序其首瑭竊惟周文王之妃姒氏著有懿德宫人作關雎之詩以頌之周公採詩被之管絃以關雎為房中之樂用之天下孔子删詩垂訓萬世以關雎為首匡衡讀而賛之曰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夫關雎不過頌后妃之德耳何以

為王教之端乎蓋王者之教化極於天下之平然天下之平必始於國之治國之治必始於家之齊后妃有盛德則宮闈清肅而家齊矣未有家齊而國不治者也亦未有國治而天下不平者也周公以關雎為房中之樂用之天下孔子删詩以關雎為首蓋立教之深意也匡衡謂為王教之端夫豈過乎哉今賢妃事先姑能孝相懿王敬奉祖妣能恭睦宗姻能惠撫今王能慈懿德之全可以追配太姒繒紳大夫士之詩蓋亦繼關雎而作者也

詩册之首題曰王教之端取匡衡之賛也嗚呼休哉聖朝如欲採取風謡播之管絃以化天下或欲删述皇明一經以垂訓萬世安知不有取於斯乎君子於是乎有所感矣

榮壽詩序

山西陵川府孤雲殿下與其兄孤松孤巖殿下各以道德相勉孤巖弅逝孤松乃與孤雲率子姪十人共為一會創立會所名以宗約咸以道德相勸有過則規無事

亦讀書約中一切俗務盡皆屏去事聞朝廷錫以優禮國主亦不時存問不幸孤松亦逝獨孤雲今年壽登七十邦人咸喜大夫士之能詩者各賦詩頌禱子某等乃裝為冊葉名以榮壽因吾門生仇熈秀才徵言叙其首簡予以老病不文再三固辭而所請不怠益篤竊念予老朽矣言何足輕重而乃令宗英勤懇如此乃勉强為序曰壽夭天之定命愛惡人之常情愛之而欲其壽惡之而欲其夭是以人情移天命也理似不達故聖人以

此為惑然各有道焉不可以一端盡也葢人之賢而有德者上則可以為邦家之榮華下則可以示萬民之楷範故愛而敬之者恒欲其壽葢欲久而光榮楷範之化於無窮也南山之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意葢如此其不賢而無德者大則殃人害物小則庸碌無聞如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龍蛇雖多歷年所何益於世故惡而疾之者恒欲其夭葢不欲久見之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意葢如此是知愛之

而欲其壽必其人之賢者也惡之而欲其夭必其人之不賢者也夫子删詩定書存而不削以為萬世之勸戒立教遠矣所謂各有道焉者也况乎宗室席帝王之陰世爵世禄人罕倫比則敗度敗禮自其常態其能免人之疾惡者鮮矣河間之好禮東平之樂善何可多得則孤雲殿下之賢豈不深可愛敬也哉榮壽之詩聯篇累牘蓋秉彛好德之情有不能自已者耳非無謂也他日朝廷舉採詩之典安知不有取於此乎增光玉牒垂休

萬世河間東平不得專美矣老病之言不能深論姑書此以為羣玉前驅云

魯齋全書序

魯齋許文正公元大儒也其道德功業天下固已景仰而佩服之矣獨其遺書散落久未萃其全正德丙子欽差巡撫河南地方右副都御史西蜀梧山李公檄下有司命表章先賢戊寅欽差總制軍務太子少保關中幸菴彭公致仕過河南聞而慕之因以蒐集魯齋全書相

託巡撫公乃以命河内縣尹平涼高侯傑始屬魯齋七世孫婿四川按察司副使郝先生玉卿未竟而玉卿卒乃屬縣儒學教諭宰先生廷俊既成書乃屬瑭校正謹為序其顛末以見魯齋全書之集出於二公之意云爾至魯齋之格言至論所以啓迪來哲垂訓後世者則讀者當自得之不待贅也

懷慶府志序

地理之有志尚矣其見於經則夏有禹貢周有職方可

考也秦漢而下郡國各有圖志猶古意也我朝英廟時嘗命儒臣編大明一統志上自皇都下至司府州縣外及四夷無不備載視古蓋加詳焉然卷帙既繁人不易得故府州縣又各自為志以便觀覽蓋其勢則然也懷慶府舊未有志宏治年間前太守長山徐公嘗命儒士鄱陽鄭芝同儒學生之有才識者編集之既脫藁矣公陞河南布政司叅政去郡故未及梓行正德庚午塘致仕家居公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有事陜西道經懷慶塘

拜謁之餘公示以志藁託為校正廼訂其訛謬一二間有損益然大體多仍其舊不盡革也私家無力繕寫瑭亦蒙起廢北上故未能成書正德丙子瑭再致仕家居今太守郟城周公同年也偶語及府志之闕廼告之故公瞿然曰此吾責也廼擇書史給筆札食以廩餼命之繕寫既成將壽諸梓復託瑭序其首簡謹為述其顛末如右以著二公用心之勤及志成之不易若夫作志之體則有禹貢職方在筆削未精尚有待乎後之君子至

二公其他德政則以非此志所由皆不贅及云

脩武縣志序

郡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其不可缺也明矣國朝已有大明一統志然萃天下郡縣於一編事提其綱不免太畧是以郡縣又各自為志詳其目也修武為河南名縣舊未有志正德丁丑蜀昌冷先生以鄉進士來知縣事政教之暇詢知其故慨然嘆曰志書不作則文獻不足政教猝無所取徵此吾有司之責也迺立為凡例擇

儒學師生之有才識者委以編次而已考正焉書既成矣迺具辭命禮幣俾來請敘其首予取閱之雖筆削精義未能盡得然觀其志疆域則土宇之廣狹見矣志沿革則時代之變更見矣志天文則災祥之占見矣志地理則山川之美見矣志創建風俗戶口食貨則政教之興廢民生之休戚皆見矣至於職官名宦游寓則志士之臨涖乎此者也選舉訖乎方術則志士之生長乎此者也藝文則又志鴻儒碩學發明此土之華實以為吾

人之鑒戒者也一展卷間而政教之施孰可以緩孰可以急人物之行孰可以懲孰可以勸莫不備悉噫志之作有補于治也多矣抑考文議禮恒見于從容無事之時方今政令匆急士大夫盡瘁于簿書期會之間以應其上之求日且不給先生獨能注意乎此其異於人遠矣好古博雅者又安得不深有感也哉

上黨仇氏家範序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

家家不齊而能治國平天下者未之有也古人齊家之法其詳不可得而見矣其畧則在於禮之內則宋司馬公家儀朱文公家禮與近代鄭氏旌異編諸書皆祖述內則而有作者也國朝上黨仇氏家範則又斟酌三書而損益之者也古人齊家之法蓋亦可以類推而得其詳矣瀋藩儀賓時茂仇氏宗子也嘗命子熙從予游間以所作家範示予且曰願有言以終之以示嗣人予惟仇氏家範之懿與夫治家不貴於能忍而貴於有禮之

意大司成和順王公州守三衢徐公之序備矣予復何言無已則舉所嘗過慮者以告可乎夫立法在祖宗而守法在子孫世咸謂守法難予竊謂立法尤難慮有所不周則法之立也人情事體有所不安則其勢不可以久行勢不可以久行雖賢子孫亦難於守是以古人之立法也嚴其大綱而寛其小節正倫理篤恩誼其大綱也衣服飲食財貨交際之類其小節也嚴其大綱使世守不變寛其小節使得以損益從時則法之立者庶可

以久行而不廢矣於戲非賢祖宗不知立法非賢子孫不能守法仇氏子孫尚念之哉

質菴存稿序

質菴存稿者洪洞韓老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蚤以名進士職諫垣累官至大司徒敭歴中外餘四十年凡有感觸紀贈悉形於詩其存稿至數百篇仲子來守懷慶重惟手澤迺釐為六卷刻梓以傳而屬瑭序其首簡瑭之淺陋豈足以序先生之詩哉而誼不可辭也嘅自明良

喜起之歌既淪清廟文王之什寡和廟堂大臣鮮復有留意於詩者蕭曹丙魏房杜姚宋寂寥無聞有宋韓范始有所作而不多見其間以詩文名世者歐陽公一人耳國朝大臣始有以詩鳴者然多館閣諸老他官亦少豈功業文章兩極其盛固不易得耶先生内職諫垣外任岳收出撫藩省入贊廟堂政繁責重宜若不暇於詩者而所著作迺至如此之富是豈易得哉瑭竊伏而讀之但見其意態温淳如春風良玉句法清新如行雲流

水險韻賡和至數十首而句穩意新無牽强重累之病如層濤疊浪可喜可愕而無一不出於自然噫盛矣非先生性情之正才思之清學問之博其孰能與於此哉惜瑭非知詩者不能盡得先生之妙也先生以功業節義聞天下聖天子踐阼之初亟以璽書存問先生近又加先生太子太保仍給授一品誥命録一孫為光禄署丞凡優老之典無不畢備由是先生之忠義大節益暴白於天下然則先生之片言隻字世猶當寶藏而傳誦

之況著作之富有如此者乎其名世傳後無疑也淺陋之言何足為有無輕重謹拜書篇端姑以致仰止之私云爾巳矣

通鑑綱目前編序

作史果難乎據事直書吾未見其難也作史果易乎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賛一辭然則謂之易不可也蓋據事直書可能也考訂史籍之訛曲盡事物之變使往古之迹洞見於筆削之間是非之實不謬

於予奪之際則非學問精博識見平正者不可能也是
固不易矣友人函谷許子以春秋終於獲麟綱目始於
周侯三晉中間斷而不續餘七十年迺作通鑑綱目前
編三卷以補其缺參稽諸史旁及經傳歲月事迹之訛
悉加考訂至於大書提要分註備言則取法於春秋綱
目其用心可謂勞矣間以示瑭俾序諸首瑭惟古之聖
賢得位行道則不暇著書其著書者大抵多出於窮居
困阨之士蓋其學問識見既足以經濟天下而目前之

事又有以感觸其心欲起而治之不可得故不得已而寓於著述之間使後世有能信而行之者則施設之權雖不自我出而道固已行矣孔子之作春秋朱子之作綱目皆此意也函谷之作是編夫豈偶然哉函谷在孝宗朝任黄門給事在武宗朝任翰林檢討位嘗顯矣值逆瑾用事尊甫冢宰公以持正相忤致仕函谷及弟松臯皆外補瑾誅徵拜尚寶卿函谷遂辭位家居著書立言若將沒齒其作此編不可謂之無意也頃以當道論

薦徵拜南京通政司叅議漸當柄用嗚呼聖賢之道未得位則寓於書既得位則行於時自古皆然吾於函谷有望矣函谷之學問識見備作史之難觀者自能得之不暇多贅姑書此編首以明雅志以徵他日云

六禮纂要序

侍御藍田李先生奉命廵按江北政務既舉以禮教未洽為慮檄令泗州判官侯廷訓會同學正潘勗纂集冠婚喪祭飲射六禮而提調則令知州薛祖學刋印成書

將給發按屬各府州縣俾提調官督教官生員講習而倡行之以敦禮教以厚風俗以裨治化復令訓導陳言來南京儆予言以序首簡嗚呼古禮不行於後世久矣竊嘗謂禮緣人事而為之節文者也冠婚喪祭飲射今之人日用不廢與古無以異也獨謂古禮不可行夫豈無其故耶蓋禮有本有文致敬以嚴其分致愛以和其情禮之本也古今之所同也衣服器用之制牲牢幣帛之數升降揖遜拜跪送迎之節禮之文也其華朴奢儉

繁簡之不同雖並世有不能相一者而况有古今之變乎論禮者不求其本而泥於其文故雖賢智之士猶疑古禮繁縟不可行於今之世而况於蚩蚩之民乎殊不思禮之本不可變至於其文則損之益之與時宜之無所不可孔子謂純儉可從衆拜下不可從衆蓋已發其端矣惜乎後賢不能觸類而推廣之耳今先生之纂集斯禮也首謂先王制禮必通於上下大易為訓毋切於易簡末復謂士夫不行則鄉人何所取法學校不講則

閭閻無以興起損益之權倡導之機蓋已得其要矣而薛君輩又能仰承德意斟酌古今之變曲盡損益之宜使禮文明白簡易人人用之而皆便古禮之行其殆在此乎抑瑭於侯君庶富而教之論重有感焉富之而厚其生教之而正其德雖皆民之所望於上而厚生尤急苟上之人修其德政使百姓咸遂其生則民固將愛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而惟其言之信矣況冠婚喪祭飲射皆民事自不可廢者吾乃以禮教之彼有不信從之

者乎不然則民不見德雖諄諄以禮教之不信也况民方救死不贍亦安暇治禮義哉賢人君子念茲在茲以敦禮教以助成聖朝治化之盛庶不負先生之意哉是為序

完名榮壽録序

大司徒洪洞韓老先生以清忠直亮歷事三朝天下之士固已敬慕而景仰之矣毅皇帝踐祚之初羣小用事先生首倡府部廷論之遂被誣搆致仕然自是而先生

之名益重天下之士或擬先生為文富或擬先生為韓范或擬先生為伊周形為歌詩發為序論頌盛德而祝遐壽者葢不一而足今上嗣大歷服亟起先生以為新政之助而先生年八十有一矣乃以老疾力辭上復遣行人齎璽書存問致禮且望先生以嘉謨嘉猷入告先生仲子為予同年方守懐慶感上之恩榮先生之遇迺集累朝誥勅及士夫祝壽詩文共為一帙題曰完名榮壽録葢摘璽書完名盛福今日僅見之語而目之也間

以示瑭瑭竊惟士君子致身宦途庸瑣奸佞者既不足道其或慷慨激烈以功名忠義自許偉矣中或怵於利害不能自守往往改行易轍故不能大滿天下之望若是者雖位至公孤年過耆耋流俗固以為榮君子不貴也若先生之始終一節壽考康寧上下敬慕真可謂之完名榮壽矣抑國家之興莫不有名世之臣以為之輔佐在唐虞則有稷契臯夔在三代則有伊傅周召在漢唐宋亦有蕭曹房杜文富韓范之儔雖功德不能皆同

其為名世之臣一也誦謨訓之遺文讀史傳之緒論至今雖數千百年尚能使人興起斯録既傳天下後世之士目覩而口誦之孰不仰國朝如唐虞三代之盛而謂先生為稷契臯夔之倫哉有志之士可以見賢思齊而庸瑣奸佞之流亦可以自悔而自愧矣

栗菴遺稿序

濂溪周先生曰文所以載道也又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

而至之是為教由是觀之文不載道謂之美不可也文不美欲其傳不能也文字可以易言哉雖然日月星辰共為天水火土石共為地指一星一辰一水一石曰天地之全體盡在是不可也謂一星一辰一水一石非天地全體之分散亦不可也持是以觀天下之書苟言能成文而不悖於聖人之道雖稗官小説尚有可取況根本六經祖述孔子粹然一出於正者乎故南京太常少卿栗菴鄭先生所著詩文甚多子婿刑部郎中陳詢匯

之嘗彙次成集不幸燬於鄰火子孟繩遍訪鄉士夫及四方交游僅得若干首將刻梓以傳請予為序予取而讀之見其理精而氣充興寄幽深而詞句典雅蓋所謂根本六經祖述孔氏粹然載道之文也其傳也必矣抑古人有言先人有善而子孫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孟繩恐先人之善泯沒無聞而汲汲然刻梓以冀其傳其志亦可嘉也已矣先生諱環字瑤夫别號栗巷登天順庚辰謝一夔榜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歴

南京太常寺少卿以卒其平生履歷志行則具於禮部侍郎同年謝先生所撰墓誌銘茲不贅云

## 陶氏家教序

晉絳陶氏東溟子仕為懷慶府照磨仲子梓以省父來因請學於予予以病不任應客辭止之然其志不但已也遇閒時來討論文義梓先從高陵呂涇野學亦既舉於鄉矣而好問不倦如此予見其可造遠大甚愛之嘉靖壬寅秋東溟子以位下不能行其志請於當道乞致

仕去當道許之梓復來告别袖出一編書曰陶氏家教此家君所著以教我宗人者也敢請一言冠於篇端予以衰病久不作文辭明日東溟子復攜梓來固請予不得已許之已乃取其編而閲之則首録大冢宰三原王端毅公所註皇祖聖教次録大明律子孫所易犯者十八條及十惡曰十八條不謹則將入於十惡可不懼哉次録少宗伯高陵吕涇野所修大明會典中士庶人冠婚喪祭四禮末著朔見儀予乃仰而嘆曰賢哉東溟子

之用心乎善哉東滇子之立教乎世之仕者莫不積金帛以遺子孫東滇子獨著禮教以遺子孫其用心異宜不賢而能之乎天生烝民氣稟不一有上品者焉有中品者焉有下品者焉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天下之人上品者不可多得下品者亦自少見中品者則紛紛皆是也聖賢立教不過欲人勉於善戒其惡而已矣然其言深奥難明其效悠遠難見非聦明博洽者未易悟也今東滇子所著

如聖教孝弟之類及會典四禮則皆所以勉人之為善也能從之者大則聖次則賢下亦不失為令名其福可以立俟觀者有不肅然而省乎如聖教之毋作非為及大明律之十八條十惡皆所以戒人之為惡也犯之者輕笞杖重徒流極則絞斬而性命不保矣其禍至不旋踵觀者有不凛然而恐乎其事顯而易明其效近而有徵東溟子之立教善矣斯道也大可以教天下小可以教一家夫教之行自家始而天下者家之積也人人能

教其家則教天下者不外是矣東溟子以位下不得行於天下乃著之以教其宗人蓋素位而行者也夫豈淺之為志者乎予聞陶之宗宦業相輝甲科迭出雖未仕者亦端謹可愛蓋能行其家教者也東溟子復著而為書使世守之慮遠矣夫立教者前人之賢也從教與否則後人之責也陶之宗人念哉庶勿忽

蕭氏族譜序

古有大小宗之法故雖百世之遠而世系不迷宗族不

散周衰宗法始廢然士夫家猶有譜以紀其世以合其族唐衰以及五季之亂譜法復廢由是士大夫之興起在位者往往不知其世系之所自出於族人之存者則雖服屬未盡類皆視如路人其可嘆者多矣宋儒歐陽氏蘇氏慨然有感乎此乃考古大小宗之意修立譜法其見遠矣由宋以迄于今士夫家多遵用其法而北方累遭兵火存者甚少姻家蕭君文敏富而好禮自其先祖立功聖朝始有世爵傳嗣分派各有令人君之尊府

宗和公恐子孫久而不知所自也慨然欲修族譜以紀
錄之未果捐館君繼先志成之閒以示予自君之始祖
及君之子孫凡八世其間立功受爵之詳傳世分派之
次歷歷可見隱然古大小宗遺意嗚呼修族譜于久廢
之餘俾世系不迷宗族不散君之見豈淺淺哉是誠可
嘉矣抑予于是深有感焉蘇氏之作族譜也嘗曰觀吾
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而横渠張氏亦曰
宗法既立于朝廷大有所益或問之曰士大夫各知其

祖忠義豈有不立朝廷豈無所益嗚呼此先儒立譜之深意也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蕭氏子孫尚念哉則斯譜之作不徒然矣

張公祝壽圖序

郡處士張公今年壽七十有六十二月九日寔其誕辰子壻靳文珮者繪公行樂圖以壽來屬瑭叙其意竊謂人情莫不欲壽然得之甚鮮或二三十而夭或四十而夭得至五六十者葢十三四焉得至七八十者葢十一

二焉得至九十百歲者蓋絶無而僅有焉世或有壽者矣然饑者無食寒者無衣顛連而無告呼號而轉徙若是者雖壽奚益亦有壽且富貴者矣然狠戾無親苟賤無恥鄉閭惡之親戚鄙之亦未足貴也壽矣富貴矣且有令德矣或子姓乏絶族姻寡尠顧後瞻前形影相弔亦未足樂也令公七十有六康強無恙壽矣居有棟宇出有騎從食有肥甘衣有輕煖不役官府不謁公卿富且貴矣幼而孝弟長而敦謹老而不亂族姻里閈敬慕

無間有令德矣内而子姓外而甥壻蘭桂交榮氷玉輝映舞彩衣而稱壽觴者彬彬濟濟天下之福蓋畢備矣慮澹則神清心安則形固令公備天下之福而無少慼慼者以介乎中深衣幅巾優游於太平之世無牽無視不愧不怍則將來之壽豈可量哉文珮作而拜曰此環意也盍書之以為公壽于是乎書

烈婦李氏詩傳序

嘉靖七年順天府鄉試東明縣學生員楊璡偕其子生

員楊舟楊柳應試舟感暴疾死弟柳遂不入試扶柩以
歸妻李氏在家聞訃即號慟不食誓以死殉伊父李放
及伊姑李氏苦勸之俱不從聞夫柩將至遂自縊於寢
室以死巡按御史以聞下禮部旌異大夫士之能詩者
各賦詩以咏歌之卷帖既成婁生樞乃來徵予言以叙
其首予竊惟人孰不死而死義者獨見貴於世故語謂
死非難處死為難李氏從容死義信可貴矣柏舟之詩
聖人録之為世訓取其能守義也况能死義者乎李氏

既蒙恩旌異則國史自當有傳以傳不朽諸君之詩與柏舟之詩並傳無疑也抑予于此重有感焉能舉百鈞必能舉一羽不能舉一羽而能舉百鈞者未之有也死生亦大矣而李氏從容能之使其為丈夫則其處利害之際吾知其綽綽有餘也昔南齊褚淵以名節自勵蕭衍之變不能死難遂喪所守未幾病死君子惜之蓋惜其畏死失節而亦不免死也然死生利害之大者也竊見世之君子平日以名節自命及至臨小小利害遂倉

惶失措喪厥所守則其臨死生之變可逆覩矣然避害者未必免害畏死者未必免死其可惜者蓋不惟一褚淵也由是觀之則李氏非獨賢于婦女也雖丈夫亦有所不逮矣為丈夫而反婦女之不如豈不深可愧哉讀李氏之傳誦諸君之詩吾知其有所感矣語云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吾於茲詩亦云

## 張孝子聞木興悲詩序

予幼讀前史於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傳未嘗不三復

嘆息意以斯人世不多得及考其履歷始末往往出於貴官大族寒素之家甚少豈降衷之性獨豐於彼而嗇於此耶予後預修孝宗皇帝實錄於忠孝節義之事得於見聞者欲一一撰次同列皆以為未經奏聞旌異者例不得書迺閣筆太息噫寒素之士勢力寡弱誰為之奏請而旌異之耶由今準古則忠孝節義之傳多出於貴官大族無怪也賢士君子立身行已求自盡其道耳人之知不知名之傳不傳固所不屑而為世道計者則

豈可恝然若是吾於是重有感矣友人張存誠往年喪
厥考先生哀毁過禮既葬廬於墓凡三年既免喪不飲
酒食肉凡二十年分巡分守及郡太守佐貳諸公皆加
禮待欽差巡撫都御史四川李公特扁其門曰孝子然
亦未奏請而旌異之也交游之士嘉存誠之行又惜其
未得表章以傳不朽也各賦詩致意予惟董邵南之孝
得昌黎公作詩發揚之遂焯焯於世存誠方將以歲貢
入京師游太學徧交天下之英俊或進謁於名公鉅卿安

知無如昌黎公者為之發揚使傳於不朽哉敬叙次其行之大槩庶大人君子欲發揚潛德者有所考云

三晉第一家序

上黨仇氏世居雄山之東久矣自其高祖兵科給事中公啓家以來迄宿州吏目時濟盖五世矣百口同爨庭無間言時濟以家口盆衆恐其久而無所持循將至於渙散也乃謀於其弟濳藩儀賔時茂義官時淳監生時表典科時閈作仇氏家範以為治家之法俾子孫率而行

之孝友之聲昭著遠近復與鄉人舉行藍田吕氏鄉約
凡所謂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皆相
與舉行之又刋印太祖高皇帝訓辭家給一册諷誦體
行由是户崇禮讓人識廉恥風俗為之大變都憲虎谷
王先生以名行聞天下嘗有志於復古善治與時濟鄰
壤深用嘉嘆乃手書三晉第一家字俾扁于門以褒之
時濟謙讓不敢當第藏於家不以示人既而時濟捐館
辛巳之秋州守曹侯聞而請觀焉遂刻扁揭於仇氏之

禮賔堂縉紳交賀鄉約諸人董祥秦綦等乃撰事狀具禮幣屬約中時濟表弟張叙徵言于予予惟三代既還禮教廢缺古人修身齊家之道孝友仁讓之風不見於天下久矣幸孔孟尊美於前諸儒講明於後然不尊不信從者甚少有能拔起流俗之中敦行古人之道以倡天下以厚風俗者是可不深嘉而樂予之哉是以唐宋以來若博陵崔氏河東柳氏壽張張氏江州陳氏浦江鄭氏皆為當代之所崇尚秉筆之士亦喜談而樂道之

列於史傳以示天下後世是豈苟然也哉蓋行古人之道不唱則不隨不振則不起表章於此蓋所以激勸於彼也今仇氏能行古人之道以齊其家以化其鄉縉紳名公乃崇起而張大之同志之士又諷頌而播揚之普天遐邇安知無聞風而相踵者乎國朝治化之美追配三代吾于是乎有望矣謹書是以歸之若仇氏行誼之美具於事狀者則固昭然在人耳目不備録也

栢齋集卷五

栢齋集卷六

明　何瑭　撰

序

天衢獨步卷序

易大畜之上九曰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士大夫得志而行道於時者功業煇煌心意伴奐豁達無礙與行于天衢者無異故大易取象焉然道不徒

行必畜而後行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士固未有不能畜德而能行道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也誦詩讀書以樂堯舜之道一介不苟取予其所畜大矣三聘而起相湯伐桀功格皇天名垂後世豈非能畜德而行道之驗耶巢昌漳邑張生鳳翔從其父審理先生宦學懷慶學既成矣以明年期當鄉試乃治裝西歸諸友各賦詩詞贈别且題其卷首曰天衢獨步盖以得志行道望之也生亦嘗從予

游予見其縝密而淵深有可以進於遠大者於其歸也恐其志於行道而畜德以為之本者或未弘也故以是告之噫生念哉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之行也不難矣

高車駟馬圖序

通判劉公致仕西歸縉紳之士相與餞別廼繪高車駟馬圖以贈而屬瑭序其意或曰高車駟馬仕途之所有事也公致仕矣贈之以此無乃動其盛衰之感乎予曰

不然富貴者儻來之物也有時而來有時而去蓋不可認為已有也尚矣盍不觀於天道乎春夏之時大化氤氳草木之勾者萌甲者圻葉者敷花者實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或黃如精金或白如美玉或彩色間錯如錦如繡蓋不勝其繁華之可愛也未幾而金風薦爽嚴霜布冷草木之蓊然者彫矣沃然者槁矣原野之間一變而蕭條寂寞矣蓋盈虛消息自然之理雖天地不能違而況人乎士君子之幼也藏修遊息凡聖人之經賢

人之傳與夫百家諸子無不取而閱之俯而讀仰而思其志固將以有為也及壯而登仕途也或在廟堂或在郡縣乘高車策駟馬僕御揚揚前呵後擁富貴之樂固世人之所榮艷而奔走也然陰陽密移形容暗換黝然黑者白矣渥然丹者槁矣矯然健者亦衰而怠矣於是乎解綬歸休懸車息駕蓋行藏進退人道之常自古無不然也公明達此宜無不知者何盛衰之感之有況人情久靜則思動久動則思靜公馳驅仕途凡幾年矣親

戚故舊不相見者亦既久矣今兹之歸也渡大河入函關陟秦隴親戚故人或迎於途或候於門開酒命觴握手論舊公豈不歡然而樂乎佳時勝日登鳳山瞷洋水或舒嘯以來遠風或吟哦以消永日心曠神怡葢有不知宇宙之為大而萬物之為夥者回視宦途之高車駟馬真黄粱之一夢耳又安能戀戀於已墮之甑而欝然不釋也耶衆譁然曰此達觀之言也請書之以為公贈於是乎書

# 儒學管見序

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或問其要曰莫要於大學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請問其指曰人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於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

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徳為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為用而實本於明徳之體盖内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不能行之於後故聖經有知止能得之訓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為此身之主忿懥恐懼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

正矣此善惡之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既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於既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修身章内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謂已發而為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内不得其正即指已發則修身傳

內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曰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好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禀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而惡惡不免有時而失理此則君子有所不免誠意之後繼以正心蓋欲其涵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所偏倚感物而動之

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理此則儒者之極功而聖人之能事也然五者之情各行於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葢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脩身齊家傳內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情之正者善也不正者惡也行於家則有孝弟慈焉有仁讓焉善也不孝不弟不慈貪戾惡也行於國則有事君事長使衆之道焉有興仁興讓之敎焉皆善也反乎此者惡也行於天下則有與民同好惡者焉不

專利者焉善也好惡徇一己之偏者焉專利而病民病國者焉惡也格物致知云者格脩齊治平之道而真知孰善孰惡者也誠意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於天下之治亂天命之得失則善惡之效而萬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之大全也或曰中庸語孟五經何如曰中庸與大學相表裏者也然詳於善而畧於惡有所勸而無所戒故視大學為緩語孟則或因一人一事而發五經各自一體亦多因一人一事

而發非統論也學者誠能於大學而有得焉則三書五經所載者孰為修身孰為齊家孰為治國平天下孰為通論可以一貫而無遺矣儒者之學豈復有他緼哉或曰論學可矣如為政何曰學與政非二道也學以政為大餘小節也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平天下之用人吏部兵部之政也理財則户部工部之政也治國興仁讓之善則禮部之政也而禁貪戾之惡則刑部之政也然國與天下一也傳者特因其遠近大小

而互舉之耳實則無二道也吏部兵部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徇一己之偏户部工部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為聚斂之計禮部刑部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為政之道思過半矣嗚呼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乃舍而不由其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既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及存心養性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歎者多矣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宜朱子之太息也或曰科舉如何
曰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先儒已有定論儒者之
學明德新民新民之功必欲治國平天下茍不出仕何
由治平茍不科舉何由出仕然則習舉業以應科目亦
儒者之正也易乾之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
無咎夫子傳之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
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其九四曰或躍在淵無咎夫子
傳之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君子

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深知此意則習舉業以應科目為儒學之正也明矣嗚呼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學者其尚繹思之也哉大學之道明德為體新民為用體即用之體用即體之用如耳目與視聽然非二物也朱子發明已至而欠明切真西山作大學衍義所言雖切於勸戒而於大學之道實則不知諸儒之論亦多謂先治已後治人不免離體用為二予懼學者不知所用心也故著儒學管見以救之但所言簡畧未備學者詳之可也

# 樂律管見序

予㓜讀西山律呂新書初葢茫然不知所謂玩索之久始得其門户而疑其有所未通後讀書翰林見宋陳氏樂書反復參玩乃若有得然後知西山之説有未至者顧時無同志無所切磋藏之中心葢二十餘年矣近見士夫著述有論及樂律者惜其於古人作樂用律之意均未有發明乃録出管見如右葢將求正於四方之君子庶古樂可復見耳觀者幸恕其僭妄云

陰陽管見序

陰陽之論予幼聞其名而未知其實反覆乎周程張邵之書出入乎佛老醫卜之說者將二十年至三十八歲玩伏羲卦象而驗之以造化之道廼若有得惜諸儒之論皆失其真也欲著述以明之以其非日用所急且恐啓爭端也藏之中心葢十五年於今矣間與一二知己談之而李東郭先生屬予筆成書因畧書數條告之王浚川許函谷復有所疑且予著述之本指亦未明也廼

補書三條于内嗚呼性命之難言也尚矣一已之見安敢必他人之皆我從哉引伸觸類正誤糾失蓋有待乎世之君子焉

陰陽管見後語序

造化之妙先聖已有論者見於易象及禮祭義春秋左傳諸篇可考也但所言簡畧耳蓋以其理微妙難明恐學者知未及此驟而語之反滋其惑故等閒不論所謂子不語神子罕言命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是也但近世儒者不察先聖之指未明造化之妙輙以已見立論其說傳於天下後世學者習於耳目之聞見遂以為理實止此而不知其繆也予惜其失故著管見以發之而爭辯紛然而起蓋為先入之言所梏耳予不得已乃著管見後語以發之學者熟玩而細察焉可也

醫學管見序

余平日好養生之術以醫道切於養生且可寓濟物之仁也故留意焉沉潛日久頗有所見多前賢之所未發

時或語人契者甚少蓋以其素不留意故驟語之而不入也竊念余老矣不忍使所見無傳終於無用且恐或有差悮無以來賢者之教也乃録出如右嗚呼醫非小道而可以寄死生之命士君子平居畧不留意一旦有疾乃委死生於庸醫之手豈不悮哉力學應事之暇時一留意蓋未必不賢于博奕也

家譜序

何氏之先世為直隸揚州府泰州如臯縣江寧鄉十五

都何家保人譜亡世次無攷自塘髙祖忠一公國初以從戎始遷懐慶故今為懐慶人髙祖塋府城東劉塞村之西髙祖之叔父曰興無子附葬髙祖墓左髙祖之子孫皆從葬焉塘念自髙祖至塘已五世矣族繁世遠恐後分散無所紀也乃作族譜以紀之俾凡我同髙祖之子孫家有一冊縦後時變族散亦可以考見枝派尋究本原以不失親親之意云爾

附譜例

五世之後止紀同高祖之子孫餘不通紀服盡也此小宗法也然譜皆有始祖至五世之子孫冠於譜端大宗法蓋存乎其中矣子孫散居異方者服未盡而譜亦不紀勢不行也散焉而知其異合焉而知其同仁至而義盡矣

家訓序

古人齊家之法畧見於禮之内則朱文公纂集家禮已具載司馬温公居家雜儀蓋亦祖述内則之遺意而為

之者也俱可遵行近世如浦江鄭氏家規肥鄉郭氏家塾事親上黨仇氏家範亦有可取但家規家範所載賞善罰惡之法過於明白使人難堪此則不必行耳閨門之中恩常掩義或有過惡戒之不改則治之累戒不改則絶之然不必彰其形迹蓋猶望其悔而改也此五書者子孫皆當知而遵行之此外子孫有聰明者則漸教以小學四書五經諸史可也幸得有官則行道建功上也守廉奉法次也貪酷奸諂則非吾所望於子孫矣恐

吾一旦不諱不及教訓子孫故於閑中書此垂訓凡我
子孫尚念之哉

引

仁壽延恩詩引

吾鄉韓老先生盛德重望素為人所敬服弘治乙丑壽
登八十適今天子嗣位之初尊上兩宮徽號覃恩天下
凡民年八十以上者賜以冠帶以榮其身先生既受命
親黨畢賀仲子佶方肄業太學留京師縉紳交游者各

賦詩以贈為先生壽秉仁裝為册葉題之曰仁壽延恩
屬序於塘塘竊謂德莫大於仁福莫先於壽皆人所歆
羨而難得者也世固有壽者矣而未必仁亦有仁者矣
而未必壽兼得之者不尤難乎抑又有難者焉慨自憲
教乞言之禮廢而尊賢養老之意衰況夫擾攘之時强
弱相陵貴壯賤老番番黄髪能免播棄幸矣何尊禮之
敢望乎間有錫爵賜帛之典然曠世僅一再見遭際者
不其難乎今先生仁且壽復生太平之時際曠世之典

豈非慶之大者乎蓋難之又難者也抑窮簷蔀屋之下淳龎之老雖幸遇曠世恩典然沾被者亦不多得噫此人所以又貴乎有賢子孫也先生三子長智秉貞季斌秉德皆有士行秉仁節髙而器宏學贍而才敏他日顯揚夫豈止此此固搢紳所縷縷也瑭特有感於遭際之難姑書以為引云

崇陰去咏引

崇陰去咏詩冊懐郡士夫為分廵鄒公而作者也公分

廵於兹三年矣禁奸革獘凛如秋霜禮士待賢藹如春日盖無不畏且愛焉今年以陟明擢陜西撫民叅議士大夫以禮幣賀者俱卻不受惟以詩文賀者則不辭於是衛揮使吳侯乃約士大夫之能詩者各賦詩一章以頌公德裝為册葉題之曰棠陰去咏復請予序其首簡予竊惟甘棠之詩周人為召公而作者也召公廵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去後民思其德遂愛甘棠而不忍傷復作詩咏之所謂蔽芾甘棠勿翦勿伐

召伯所茇者是也詩冊曰棠陰去咏盖以召公比郐公也其指遠矣予於此竊有感焉自召公而後去思之詩遺愛之頌代有作者固當不止一人然惟甘棠之詩㦯傳餘皆不傳豈無其故哉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言誠之不可掩也後來諸公之德政或者視召公猶有所未至乎此傳而彼不傳盖誠不誠之所分也夫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公不受禮幣而受詩丈夫豈無意哉觀前人之得失為在已之法戒感奮發勵期與之齊公

之意其在此乎因俾召公𦒿美前代予於公有望矣於是乎書以為詩冊引

蕭母北堂慶壽引

姻家蕭母太夫人壽登八十内外族姻捧觴稱慶者先後相繼卷軸充庭珠璣溢目子鋭等裝為冊葉瑭忝在姻屬之末敬題其首曰北堂慶壽復推厥由以為古來人生以百年為期故百年為上壽八十為中壽六十為下壽殤夭短折之餘得至下壽者尚以為幸況中壽上

壽乎如太夫人之壽誠可慶也夫德與壽相為表裏者也有德者固可得壽然必有德而壽者斯為可貴否則深山之木石大壑之龍蛇雖多歷歲年亦何益於世敗常亂俗殘人傷物生一日則貽一日之害生一歲則貽一歲之害故曰老而不死是為賊若是者亦何貴於壽仰惟太夫人慈仁明達輔相先君子恢拓家業為懷慶鉅室訓敎諸子孫賢明仁厚為一時聞人此皆人所共知非姻戚之私言也太夫人之德槩可見矣家範之嚴

內外取法壽一年則示法於一年壽百年則示法於百年此固人情之所深願也詩云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豈惟男子然哉請借以為太夫人壽

行山別意引

郡伯司馬先生南都士林之冠冕也蚤登甲科即拜南臺御史時母夫人方在堂先生公退則與諸弟奉甘旨問起居於堂上雖政聲動海內而身實未嘗離庭闈此蓋君子之全樂而人生不常有者也嘉靖辛卯秋以銓

部薦來守懷慶始與母夫人及諸弟別明年謀迎母夫人來官邸以養母夫人以顧戀庭闈不果來於是仲弟洛瞻乃奉母命來省兄弟相見葢雍雍如也留兩月將去依依然不忍別門下士庠生瞿懋等聞之乃賦詩以贈裝潢成卷題之曰行山別意聞來請叙其首予竊惟臨别贈言自古有之然情之所感不同則言之所發隨興念昔先生拜官之初日與母氏兄弟相聚於一堂之上今乃相望於千里之外弟兄幸一相聚又不久而離

其情之戚戚盖有所不能免者矣然丈夫之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固無終身不出戸庭之理况豪傑之士以顯親為孝以亢宗為榮今先生雖暫屈小郡然他日致位台鼎實由此進則所以大顯親之孝崇亢宗之榮者此盖其權輿也母氏兄弟雖有離違之憂亦可以少釋矣諸友贈言之意其殆出於此乎抑古人贈言非直叙情也盖亦有感發之益焉崧髙烝民拳拳以德業相期望故申伯仲山甫之賢至於今有信夫南都天下英

才之所萃也洛瞻藏修遊息於其間所造深矣觀於海者難為水不知於諸友之贈言其亦有所感發乎司馬之先有太史氏壯遊四方登龍門探禹穴觀風鄒嶧觀射於矍相之圃無所不至歷覽既廣氣益豪邁後遂以文章名天下懐慶㝡爾郡也言未必於吾洛瞻有益然行山大河則亦天下之壯觀也洛瞻歷覽於此其亦有所感發也乎他日復有以文章名天下如太史者安知不在此乎謹書此為贈言引盖將以徴其後云

三晉第一家引

上黨仇氏以孝義禮讓聞於三晉大司成虎谷王先生應韶篤論君子也嘗以比浦江鄭氏手書三晉第一家字贈之虎谷不妄許可由是遠近縉紳士夫咸信仇氏之賢無異詞者仇氏宗子潘潘儀賓時茂嘗命子熈從予游來懷慶懷慶之士以其義門之彥也咸願與交而熈温潤典雅不以行能驕人以故無不愛且敬者於是各賦詩以贈而請序於予予惟古之君子樂道人之善

故上自明君賢臣下至匹夫匹婦嘉猷忠謨懿德粹行往往播之歌詩以頌美之載於三百篇者可考也聖人刪以爲經垂訓萬世至今讀之猶可使人感發興起至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傳謂詩之爲教可以美教化厚人倫移風俗豈不信其然耶今仇氏以孝義禮讓爲縉紳所推許諸友乃從而咏歌揄揚之是固古君子之用心也夫頌其始所以規其終也褒其善所以勸其不能也觀者以是求之則詩之作也不爲面諛矣

栢齋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栢齋集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　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洪　策

柏齋集卷七

明　何瑭　撰

記

懐慶府重修儒學廟記

懐慶太守長山徐公以郡學夫子廟規制弗稱無以振作士氣勇於向方迺拓而新之神像禮樂器一時皆備少師洛陽劉公已為之記學師生感公作興雅意無有

窮已無以自見伻來求記其實以彰公休以垂示無極塘雅受知於公且叨以文字為職業故不可辭竊聞上之興學在實不在文士之自致貴本不貴末今廟學鼎建規制彌張窺其門則見廊廡之邃嚴升其堂則見階陛之端緒入其室則見聖容之淵穆祭奠時舉俎豆既陳鐘鼓琴瑟翕然在上羽旄綴兆翼然在下凡所以駭耳目而怡心志者與廟制偕進噫盛矣不可以有加矣觸其外則動其中修其文將責其實公之意豈不有所在

哉孟子曰庠序學校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矣公之意豈不在此哉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吾夫子盡之而聖七十子之徒修之而賢五經四書之所陳皆是物也國家用之則治舍之則亂全棄之則亡明效大驗稽諸古可見已我朝設學校徧天下咸廟祀夫子俾士皆誦法五經四書夫豈徒哉然則公作新廟學意斷可識矣吾黨之士可不知所以敬承之哉稽之以經

書驗之以事物質之以師友體之以心思凡父子之所以親君臣之所以義夫婦之所以別長幼之所以序朋友之所以信皆究其極下則措諸言行以修其身以齊其家以化其鄉黨上則敷為政教以行於官府以通於邦國以達於天下後世不幸遇艱難擾攘之時則秉經揆義可進進可退退可生生可死死務使人之大倫無少虧玷以自立於世以無負朝廷作養之意以無愧於古聖賢此學之本也可貴也否則竊取前聞妝綴語言

以希世取寵而已抑末矣是豈公興學之意哉公德政之懿與營建始末洛陽公所已記者瑭不敢贅故姑著公意以與吾黨之士共勉承焉

河内縣重脩廟學記

河内縣儒學文廟在縣治之西攷碑記洪武十五年知縣姑孰陶晟之所剏建也迄今將百四十年矣棟宇不無傾欹屋瓦不無脫落有司雖時加修葺而因陋就簡規制未備春秋奠獻無所瞻仰甚無以稱朝廷崇祀先

師之意敎諭宰廷俊惻然於心乃謀於同寅訓導鄭樞汪振王詔牒呈於縣請為修理知縣高傑廼申請於撫按兩司報可廼出帑藏銀六百七十兩市材木瓴甋之屬鳩工匠徵夫役委義官蕭欽督工修理正殿舊三間廣為五間兩廡舊二十間廣為二十四間戟門欞星門皆撤而新之欞星門三座皆易以石柱門內有泮池亦甃以磚石未幾知縣高傑擢刑部主事去任縣丞蘇徵繼其志綜理不怠廼底於成經始正德十四年正月落

成於明年九月未幾徵亦致仕去今知縣王濟民復修拓兩齋補其未及廟學規制視昔大備教諭宰廷俊等來徵言以紀成績惟吾夫子之聖以及從祀之賢皆功在萬世有司修廟致祀皆祗奉朝廷德意而為之蓋有不待贊者然聖賢廟貌之設祀典之禮必行於學宮之中此則朝廷深意蓋有不可不知者英俊之士藏修游息於此朔望參謁春秋奠獻夫豈無所思乎均是人也彼胡為而廟祀于萬世吾儕衆人胡為而不得預也反

復以思之黽勉以求之不沮不怠則庶乎其有得矣抑行遠自邇從祀之賢有魯齋許先生焉非河内之産乎志其所志學其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則於朝廷廟祀先聖先賢之意庶不負矣不然則殿宇之崇徒為觀美亦何益之有哉亦何益之有哉

孟縣重修廟學記

孟縣儒學在縣治東南始建於洪武初年重修於正統某年迄今盖又八十餘年矣廟廡堂齋號舍俱就傾圮

嘉靖九年皇上頒御製敬一箴於天下學校命勒之於石覆之以亭惟時盂縣鈌知縣縣丞黃知常奉命惟謹亭既成矣尚有餘材顧明倫堂師生朝夕講肄之地傾圮非便即以餘材改建於舊址西北二門亦修整方擬申請通修廟廡齋號之屬未果會陞順德府任縣知縣去任是年二月欽差巡撫都御史徐公撫臨本縣下學祇謁先聖廟見廟傾圮不治意甚惕然退臨明倫堂聽諸生講肄見堂䆗新潤大問知其由意甚嘉之司訓張

瓛因以黄縣丞欲申請通修廟學未果而陞任去徐公允之即詢可以任其責者師生合辭以典史喬茂義廉能可任薦公即委之共計木料磚灰諸費估銀二百五十兩以舊址廹近城垣乃買民地三畆拓之文廟退後復加兩楹共八楹兩廈戟門比舊高竦欞星門改建牌坊甃泮池甃以磚石規制盖爍然一新矣又於明倫堂後起盖饌堂五間東西庫廚房各三間位置區畫各得其所經始於嘉靖九年八月落成於明年九月學師生

以兹役也工費浩大名雖改建實則創始非縣丞黃知常無以啓其始非巡撫徐公無以成其終非典史喬茂義之廉幹亦不能致完美如是之速皆不可不記乃託國子生潘仲來徵言於予將勒之石昭示無極予惟聖朝之治以興學育才為先自巡撫而下若縣丞若典史皆知以修理廟學作興士類為急祗承德意至矣然此皆有司之事也講學明道以不負朝廷德意則士之責也吾黨之士其亦知所務哉夫帝王之治本於道而帝

王之道本於心治道莫大於明倫而心法莫先於敬一此不易之論也自先聖以及諸儒所以廟食萬世者明此而已我聖祖興學育材堂必匾以明倫揭其要矣我皇上繼志述事箴復申以敬一盖探其本也吾黨之士可不知所勉哉以敬一之心明人倫之道大可聖次可賢出則行此道以賛天子之治處則明此道以賛天子之教以共承朝廷德意斯不負矣不然則棟宇輪奐徒為觀美亦何益之有哉亦何益之有哉

## 復許文正公祀田記

許文正公元大儒也泝其淵源所自實上接考亭之統究其利澤及人則實有用夏變夷之功歐陽公所撰神道碑詳矣公祠凡三一在河内縣儒學之側一在縣東北李封村公墳墓子孫在焉一在景賢村公别墅也景賢村故有祀田二十八畆後為鄉民所有公子孫訴于官則曰汝先世嘗鬻于我有劵契存焉歲遠人亡真偽無所考證官府亦不得以其田歸之正德丙子欽差廵

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西蜀李公檄下有司表章先賢祠墓傾敗者修葺之祠田浸没者理出之公七世孫儒學生泰和乃具公祠田始末以告李公慨然曰公道德功業師表天下後世宜世世祀祀田搬置不為過况故有乎特念其田久為民所有一旦奪之恐民不堪乃議贖取之于是分廵按察司僉憲東吴韓公濂命懷慶府知府郯城周公舉河内縣知縣平凉高侯傑出庫藏官銀二十兩盡召田主歸其值收其劵契取其

田畀許氏子孫泰和輩使世守焉以奉公祀明年分守布政司大叅東吳宋公冕兵備分巡按察司僉憲金臺王公鏜韓公濂麻城汪公正閩中范公嵩議以斯舉也見君子尊賢之禮焉又見愛民之仁焉又見處事之義焉不可以無述斯田也今雖歸許氏矣安知他日不復爲鄉民所有子孫不復鬻之于人也不可以無戒乃命有司紀之于石以示久遠于是知縣高侯傑乃來徵言予竊惟文正公道德功業昭然在天下後世祀田之有

無似無大損益而事體所在則有不可不書者春秋成公初年書取汶陽田傳者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汶陽魯田也見侵于齊魯不請命于天子以正疆界乃假晉兵力以取之與得非其有者同故書之以示譏竊以為晉主夏盟固代天子行事矣諸侯有強凌弱衆暴寡如齊之于魯者蓋其所宜治也征齊之罪而返魯之侵地無可譏者可以取則取豈可以例為得非其有哉所可譏者他日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復歸之于齊耳巡撫

公復文正公之祀田宜與晉返魯汶陽田爲比而上全崇奉先賢之意下不徒奪民之有權不失正盖有昔人之所未及者分守分巡暨郡守縣侯祇奉德意協賛有成皆不可不書抑于此有感焉鄭以祊易許田于魯春秋書之君子曰于此見鄭于魯有無親之心盖譏其以祖之分地擅與人相易也夫以田易田尚獲譏于春秋則舉先祖之地而輕以畀人者又當何如也噫文正公之子孫可不戒哉

元魏國許文正公廟祀記

懷慶府城舊有元中書左丞封魏國許文正公祠廟一所歲久不治府同知王公修補完潔復議以為公道德功業萬世仰頼有裨風教不淺匪直汎汎鄉賢而已顧未秩以常祀恐無以盡後人瞻仰之誠且廟無典守之人非惟易致傾壞而市井之徒雞犬之類不免雜入踐穢褻瀆不敬孰甚擬行令河内縣均徭内編銀六兩于春秋祭丁後府官率各官師生致祭又于均徭内取附

近人户審編門子一名責令看守本廟司其啓閉時其洒掃庶廟貌常新禮儀以肅有補風教多矣議定請于分巡僉事郭公浴于知府司馬公昝以為然乃申請巡撫都御史徐公准擬巡按御史王公行兩司及提學議布政司左布政使于公右布政使林公按察司署印副使劉公提學副使敖公會議謂宜如府擬符下府同知王公乃徵予言以記其始末且曰匪府輒私有請也當道諸公意也予不得辭乃為之言曰禮法施于人則祀

之公踐履篤實議論純正可以上繼考亭之統而利澤及人功業尤為炳煥法施于人公蓋其人也秩以常祀宜矣獨近世儒者謂公不當仕元不能不疑于其説予嘗著論辨之大畧謂舜文皆生于夷而道德功業萬世仰賴元主雖未可以舜文比然敬天勤民用賢圖治蓋亦駸駸乎道矣況當時生民糜爛已極元主乃能知公之賢而以行道濟時望之公亦安忍不為之出哉夫作春秋者非孔子乎春秋所外莫大于楚昭王之聘孔子

亦往拜焉使不沮於子西孔子固將為楚之臣矣孔子魯人也尚可以臣楚公元人也乃獨不可以臣元乎然則儒者之說謬矣由是觀之公之道德功業既皆可法而出處進退亦無所悖其秩之常祀無可疑矣同知王公崇祀先哲之雅意當道諸公與人為善之盛心蓋皆出乎此也故為之言俾刻諸石有志於道者其尚考諸

表彰先儒許文正公碑記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李公奉命廵撫河南誕興文

敎欲風勵諸士子以聖賢之道迺亟求先儒而表彰之
肆惟河内縣魯齋文正公學有淵源寔上接考亭之統
爰命有司樹碑石以頌其德葺遺書以闡其道復祭田
以奉其祀建坊牌以表其里縣尹平凉髙侯祗奉德意
惟謹既竣事復建坊於公祠大門外設重門於内廟制
益邃以嚴公七世孫泰和等乃來徵言以記成績竊惟
文正公道德之休光孚公髙侯表彰之雅意葢有不待
贊者予於此獨有感焉聖賢之道雖本於性命之微而

寔見於綱常之著雖極於彌綸叅賛之功而亦不遺乎
洒掃進退之節本末兼該鉅細畢舉盖切於民生日用
而非杳冥昏默之謂也至入道之方則必先之以小學
以立其基本繼之以大學以收其成功又有不可躐等
而進者孔孟既沒道學失傳有宋諸儒繼出而考亭朱
夫子寔集其全既章句大學一書復蒐葺小學一編其
示士子以入道之方可謂明且切矣魯齋幼而讀書即
志於聖賢之道後得考亭小學四書遡盡棄故習一從

事於其間故立身行已立朝事君及啓廸後進莫不以朱子為依歸學以躬行為急而不徒事乎言語文字之間道以致用為先而不徒極乎性命之奥其所得者蓋純乎正而不可加矣近世之士有志乎聖賢之道者往往刻意著述留心性命至於修齊治平之方義利取舍之分則多忽焉而不省夫著述以明道聖賢固不廢然非所急也性與天道夫子罕言而四教之施必以文行忠信則其所先者可知矣周子有言聖人之道蘊之為德

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詞而已者陋矣或問程子何不以太極圖示人曰恐滋學者入耳出口之弊然則刻意著述留心性命而忽於躬行致用之實者不幾於陋而弊乎予病此久矣而未能救也廵撫公縣侯表彰魯齋許文正公之雅意其有在於斯乎有志於聖賢之道者可以省矣

韓文公廟碑記

道統之傳其來尚矣三代以前如堯舜禹湯文武之為

君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皆達而在上故其道行三代而降如孔子之於春秋孟子之於戰國皆窮而在下故其道明道行則天下蒙其福道明則天下雖不全蒙其福猶頼其正救之功以不至於大亂孟子既沒道益晦雺權謀功利之説既紛紜於天下而異端佛老之徒又旁出乎其間天下之士徬徨駭愕不知所適從者久矣至唐吏部韓文公出始起而闢之異端少息而吾道頼以復明天下之士始曉然知所歸往盖文公之功

於是為大先儒亦許其接孟子之統者盖有以也或謂公雖有闢佛老之功然於聖人之道亦未能真知論性則謂性有三品論道則以愽愛為仁行而宜之為義皆未造堂奥之深噫是固然矣論人者尚論其世三代以前聖人在上斯道大行朝廷之所施設學校之所講明盖無非仁義道德之發士生其間耳目之所聞見無異物焉故其知道也易三代而降斯道不明異端競起權謀功利之說不可勝數而其近理而亂真者則莫大於

二氏天下之言性命道德者不主於老則主於佛聖人之道之存者葢無幾矣士習於見聞之陋欲擇所從者顧不難哉韓公獨以仁義禮智信為性由仁義而之焉為道仁義足乎已無待於外為德其真知灼見葢非他人之所易及矣抑吾於此尤有感焉人之情莫不趨利而避害惡窮而喜達是利害窮達之間士君子勸沮之所關也三代盛時聖賢在上其困窮拂欝不得志於天下者非小人則庸人也有志之士孰不思以聖人之道

自修其身以赴亨嘉之會哉後世則不然士之知以聖人之道自勵者往往蒙譏笑被謗訕甚者排擯摧抑使之困窮以死其勢蓋甚難矣孔栖栖於春秋孟皇皇於戰國坐是故也韓公雖未能與孔孟竝論然立言飭行終與庸人殊科竄纍荒謫海上流離奔走其困窮亦甚矣故唐史謂學者之於公也始而笑中而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夫笑也不為沮排也不為懼卒能自立為士君子之所歸往非卓然有見於聖人之道其能以至此哉

公真可謂豪傑之士矣公名愈字退之世為河陽人河陽為懐郡屬縣故郡有公祠正徳丙子欽差廵撫河南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公餘晉謁祠下謂公儒者山斗命懐慶府知府郟城周公舉伐石樹碑以頌遺烈以風動後之人諮於分守布政司大叅金臺楊公志學王公震莆田陳公琳少叅東吳宋公冕兵備分廵按察司僉憲金臺王公鑑東吳韓公濂麻城汪公正閫中范公嵩迺命河内縣知縣平凉高侯傑來徵言予故備

論公闢異端明吾道之功以頌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由公所至以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孔孟之道天下固不可謂無其人也有志之士尚念之哉廵撫公名克嗣字士脩别號梧山由進士改庶吉士讀書翰林其所造深矣故其為政知所崇尚如此云

唐昌黎伯韓文公廟祀記

懐慶府城舊有唐吏部侍郎封昌黎伯韓文公祠堂一所歳久蕪穢不治府同知王公修補可觀復以為公之

道德功業萬方仰賴有補於風教不淺匪直汎汎之鄉賢而已顧未秩以常祀恐無以盡後人瞻仰之誠且廟無典守之人非惟易致損壞而市井之徒雞犬之類不免雜入踐穢褻瀆不敬孰甚於此擬行令河内縣均徭内編銀六兩於春秋祭丁之後府官率各官師生致祭又於均徭内查取附近人户審編門子一名責令看守本廟司其啓閉時其洒掃庶廟貌常新禮儀以肅有補於風教多矣議定請於分巡僉事郭公咨於知府司馬

公皆以為然乃申請撫按廵撫都御史徐公准擬廵按御史王公行兩司及提學議布政司左布政使于公右布政使林公按察使陳公副使劉公提學副使敖公會議謂宜如府擬呈上廵按王公亦准擬符下府同知王公乃徵予言以紀其事之始末且曰匪府輒私有請也當道諸公意也予不得辭乃為之言曰儒者之學以明道為重孟子既沒異端競起佛老之言盈天下老氏以虛無為道失道則為德佛氏以寂滅為性脩性則為道

異言喧豗天下貿貿然無所適從久矣文公乃獨以仁義為性由仁義而之焉為道足乎已無待於外為德其見於原性原道之篇者炳如也由是天下皆知異端之非吾道之是其有功於世多矣或者謂公以博愛為仁指用為體見道末為真切此固責備之意而實則不必然也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孟子亦曰仁者愛人則以愛言仁固孔孟之所不廢也夫何不可之有況人情志伸則氣昌志屈則氣沮公之闢異端也至於遠竄而氣不

少沮故卒能有立至今天下知二氏之非蓋由公啓之也其有功於吾道豈小小哉史氏謂公之闢異端較之孟子功齊而力倍之雖未盡然然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公豈非其人邪禮法施於人則祀之公蓋足以當之矣同知王公崇祀先哲之雅意當道諸公與人為善之盛心皆不可不記故為之言俾刻諸石嗚呼士君子有志於道者其尚有考於斯哉

孟縣改建韓文公祠記

聖人之道其大矣哉包羅天地揆叙萬有盖非其他一才一藝之可比也故君子之學患不聞道苟得聞道則雖勢在匹夫世猶當景仰而崇奉之而況其顯者乎孔孟既沒道學不明異端之說充天下老氏曰虛無道也釋氏曰寂滅道也天下之士迷於其說貿貿焉莫知適從者盖非一朝夕之故矣至唐吏部侍郎韓文公始明辯而震揚之曰博愛仁也行而宜之義也由仁義而之焉則為聖人之道老與佛之道非道也由是天下之士

始曉然知吾道之正異端之邪其見道之明固已度越諸子矣而又慨然以道自任雖衆譏罵訕笑不懼不沮佛骨一表至犯天子喜怒竄逐南海瀕於死亡而不悔其信道之篤豈世儒之所易及哉逮其晚年道成名立天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有宋元豐中遂以公從祀孔子廟庭公之得預乎聖道之傳天下之士固已無不知矣況其桑梓之地遺風餘澤漸被尤深士之生于斯游于斯者又當何如而景仰之邪公本河陽人河陽於

國朝為孟縣縣之西有韓莊傳以為公族所居莊有塚傳以為公墓公集亦有過河陽省墳墓及我家本瀍穀有地界皐鞏之句則公為孟人無疑唐史乃謂公鄧州南陽人葢傳誤耳弘治年間大冢宰耿公始表公為孟人奏請於朝建祠致祀其所以風勵後學之意深矣顧棟宇卑狹未稱且僻在深巷過往士夫猶有未及知者正德丁丑縣尹劉侯慨然有感于斯廼改建于縣治南門内孔廟之右高明爽快既足以竭虔妥靈又於祠前

豎坊題曰鄉賢韓文公祠葢以見公有得于聖人之道而為此邦之人也往來士夫咸得謁祠致敬而耿公表章之意始大㬥白祠成欲紀其改建始末於石廼請命於太守韓公公以屬瑭竊惟士君子垂世不朽者不止一途而莫大于得聞聖人之道孔孟以來世儒得與斯道之傳者僅可屢數而吾黨得二人焉公及河内許公是也然上下千數百年而僅得二人可謂難也已矣有志之士謁公之祠夫豈能無所感邪冡宰公名裕河南

盧氏人太守公名士奇山西洪洞人縣尹侯名澄陜西邠州人皆有志於聖人之道者故所崇尚如此謹附於祠記之末使後之人有所攷焉

趙烈女祠碑記

烈女姓趙氏懐慶之河内縣人幼父許聘同縣儒學生王子聰之子錦未幾子聰卒家貧錦甫數歳鞠於母張氏辛苦成立學為詩文往往有奇句可誦不幸夭死趙女方在室聞訃痛曰吾既聘王氏王氏即吾夫也夫死

舁歸廼往哭盡哀將殉死顧姑老在堂無他子侍養義不可棄去既殯乃留養姑破屋蕭然不蔽風雨尺帛斗粟皆無宿儲朝夕甘旨取給女紅傍人見聞者皆顰蹙不自得趙氏怡然也弘治十三年冬姑以壽終趙氏併啓舅暨夫之殯返葬祖塋歸自經死隣里上其事於府將圖奏請旌表歷數年未能得也長山徐公由工部尚書郎來守懐慶政教既修百廢皆舉有以趙氏事告者公戚然曰世有志行卓異而沉沒如此者乎是吾責也

力聞於朝請加旌表以風示四方制既可乃建祠於郡治之東祀趙氏焉外又為石坊使人可望見而思也河内尹李侯贊相甚力既落成請記於石以示久遠乃叙其事而銘之辭曰古有貞妻亦有孝婦室家既宜乖離中路孝婦貞妻在禮則然世罕蹈之猶著簡編嗟嗟貞懿氷瑩玉潔軒車來遲良人隕折拊膺呼天誓將同歸睠睠顧懷姑老曷依一室蕭然孰甘孰㫖綦剌痒艱不愠以喜姑亦壽老百年而終纍纍新墳負土以封大事

既襄澮然長逝同穴而藏不違初志見聞興歎風節凜然賢守封章錫命自天錫命自天金書有耀翼然新祠奠彼衢道嗟爾士女孰無秉彝孰無秉彝胡不鑒思

孟縣潘侯祠記

潘侯祠祀晉河陽令潘侯安仁也河陽今為孟縣祠舊在縣城南門外縣令劉侯改建於門內大街之西從民欲也既成儒學教諭徐先生及同寅諸生議記成績於石以示久遠迴來徵言予惟記者記其事耳奚侯多言

無乃有所感諷於其間故不憚煩耶古今令河陽者多矣安仁何以獨祠考之傳殊無赫赫可紀之績第稱其好植桃李春花盛開與百姓嬉遊以為樂如是而已竊謂民愚而神不可以文欺苟有以及之則雖不布一教條而自無不懷不施一刑而自無不畏苟無以及之則雖朝聚而告之曰吾將字爾之生暮召而號之曰吾將成爾之德鞭朴日嚴斬刈日酷曰吾將以鋤惡而佐善終不懷且畏也安仁之政事今無所考意其必悃愊無

華而與民相安於無事者不然何河陽之民感而立祠
令上下且千有餘歲而卒莫之廢耶夫人所褒大崇尚
者必其志向之所在也劉侯新潘侯之祠其亦有意乎哉
先生肅然作而曰此予所欲言而未敢先也河陽令雖
為縣實古州治南通雲貴西接川陜政務供億甚煩令
有甚不易為者劉侯自下車以來課農桑完租賦興學
校恤鰥寡實倉廪清囹圄以至修城浚隍架橋平道皆
不動聲色卓有成績其才蓋有大過人者上下既已稱其

能然侯之心不自足也恒以方今民窮財盡而上令嚴急雖欲與百姓相安於無事如潘安仁有不可得者故新侯祠以見志非偶然也予曰時不同則政不必同惟其仁而已矣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誠之相感也侯誠有愛利及民安知孟縣之民他日祠侯不如今日之祠潘侯乎潘侯名岳字安仁其官閥履歴晉史有傳劉侯名澄字静夫陜之邠州人以禮經中鄉試高等

初授開封封丘縣令後改授懷慶府孟縣云

重修沁河堤記

懷慶府城北二里而遠有河曰沁河源自山西來乘高趨下怒流湍悍可畏河之南有堤盖以防其患也始築年月無可考計其來盖亦久矣成化年間隄漸陵夷十八年夏秋之交霖雨大作河暴漲決堤毁城摧房垣漂人畜不可勝紀日照陳公時守懷慶徵徒役脩築之隄復高厚完善迄今餘三十年矣復漸陵夷比年夏秋之

交每霖雨河水暴漲輙至城下城外房屋墻垣多致傾塌居人恒凛凛焉恐復有十八年之患太守郯城周公議欲脩築以勞費重大迺請於欽差廵撫都御史李公公曰脩堤防以禦水患政也雖勞費固不得已况親王在此尤有不可緩者其亟圖之迺諮于分守大叅楊公王公分廵僉憲韓公范公俾經畫區處計隄之當脩築者西起回龍廟東過真武廟長凡三百一十丈有竒高約二丈有竒厚濶狹不等計椿木當用八千根府庫官

銀一千兩易買六千根本府措置二千根計夫役當用三千名懷慶衛派九百名河内縣派二千一百名計定廼委府太守周公推官張公衛指揮徐公賈公縣大尹髙侯總督府復轉委温縣典史丘會督役脩築起工於正德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訖工於是年四月十日太守公又令沿堤種樹千餘株葢亦為護隄設也既落成府縣儒學教諭訓導宰廷俊趙文隆輩囑某請記成績於石以示久遠竊惟天下之患備于未然則力省而功

倍患至而後圖之非惟勞費不貲往往有不及事之悔古人於隄防溝渠之類歲加脩治職此故也惟兹堤使十八年以前有人脩築則可以免墊溺之患柰何其不然也今太守公及河之未大為患也先築堤以備之其為民之德甚厚然亦勞且費矣嗣是而後歲加脩築埤補使兹堤不至陵夷則吾人墊溺之患其永免乎故記其脩築始末復系之以此以告後人至於公其他德政與是役無關者則不暇贅而義官之屬有勞於是役者

其姓名則記之碑陰亦不暇詳述云

重濬廣濟渠記

沁水自山西來至懷慶府濟源縣王寨里出山地名枋口嬴秦時於上流鑿為五渠分引其水以灌民田歲久湮塞弘治六年河内縣崇下鄉民張志奏開廣濟渠以灌濟源河内温孟武陟民田正德七年利上鄉民馬榮復奏開利人渠以灌其鄉之田利人渠口地勢平坦水流順利故一向疏通廣濟渠口地勢高仰水流艱澁故

累致湮塞雖歲加疏濬而終不流通一遇亢旱則名為水田者悉成焦壤百姓皇皇無所控訴正德十五年冬洪洞韓公來守懷慶振肅紀綱百廢皆舉河內縣崇下鄉民曹剛等廼告乞疏濬河渠公慨然曰郡守為一方民物之主凡百利病皆當興革況開渠灌田廼吾民衣食之所自非一事之利病可比豈可坐視而不加之意乎顧時方寒沍未可有為明年正月三日即率同寅貳守張公通府黃公劉公推府張公及河內知 縣王侯濟

民等躬往渠口相地勢之所宜將大起夫役別議疏濬既至上下山原往來審度見利人渠去廣濟渠不及一里而渠水浩浩有餘廼議斜鑿一渠分利人渠水入廣濟渠則兩渠民田灌溉皆足其力省而功倍利上鄉民懼其減已之利也爭論不已公廼徐諭之曰渠水有餘雖分其半入廣濟渠其半尚足灌溉無損於此而有益於彼何憚不為況民皆吾民也使有所病吾亦何忍奪此而與彼哉民既帖服廼令河內縣量起夫役委管河

老人韓彦段廣督工疏濬越月工完兩渠通流灌溉皆足是歲大稔百姓感公之德踴躍歡呼遠近如一老人韓彦段廣張洗楊緯義官茹經及堰長髙松李鎧等𢌿來徵言於瑭將勒諸石以示久遠以無忘公德瑭切惟賢人君子所以能成一時之功者固本乎有忠愛之志亦在乎有明斷之才近來士大夫類多從事於簿書期會之間於為民興利除害之政鮮復留意或有其志矣而明不能察事幾斷不能決疑二往往中輟不能成功

廣濟渠之始開也上司以勞民費財甚難之時則有通守施公賛其成利人渠之始開也濟源之民懼損其膏腴之地極言不便至奏聞朝廷連歲不已時則賴郡守藏公節府潘公致其決然則成一時之功固未易也今玆河渠之疏鑿非公明斷於上又安能以就緒也哉昔漢杜詩脩召信臣舊渠以灌民田當時百姓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史冊書之以為美談公亦何讓於古哉柳公尊甫大司徒質庵先生徃嘗廵撫河南地方利病

蓋無所不用其情矣公之來守也庭訓之間計無所不及疏濬河渠以為民利蓋其尤彰明者耳塘恐百姓之未必知也故終言焉

東火鄉改正祀典記

潞州東火鄉宿幕仇時濟氏往年與其鄉人舉行藍田呂氏鄉約即鄉之東嶽廟行之既而以東嶽非庶民所得祀廼遵太祖高皇帝里祖得祭土穀神詔命設五土五穀神主即嶽廟之後殿祀之祀畢則藏主於嶽廟之

前殿扃其門不啓由是嶽神之祀遂廢未幾時濟去世宗弟國賓時茂嗣主約事閒謀於衆曰祀禮有典吾儕祀土穀之神而不祀東嶽於禮甚正顧嶽神之塑像尚在今雖不祀安保他日不復其舊吾欲撤之以室復祀之源如何僉曰可未果而時茂捐館仲弟義官時淳以兄之志不可不終也恐禮未允乃令其季弟醫官時閑來南都訪於谿田馬子涇野呂子并及於予二子曰東嶽泰山也在魯境內禮諸侯祭境內山川季氏以魯大

夫而祀泰山孔子尚以為非禮之祀神必不享况畨民而祭魯之東嶽神之不享也决矣且褻瀆神明律有常禁而土穀神之祀則聖祖所許今撤東嶽之像而脩土穀之祀猶於禮而合猶於情而順無可疑者以此室東嶽復祀之源甚善予曰所論正矣然東嶽之祀徧天下其故則不可不知也博物志云東嶽主召人魂魄其始不過謂東嶽屬木為魂盖以五行象類言之耳非有他也而立言無法昧者不察遂謂人死魂皆歸東嶽嶽神將

治其生時善惡而罪福之世之惑於其說者往往立廟致祀冀以徼福而免罪故東嶽之廟祀徧天下其來也非一日矣昔漢成帝廢諸祀之不合典禮者其意甚正劉向乃謂諸祀俱有神靈不可廢帝暮年無子惑向之言盡復諸祀夫劉向大儒也於鬼神之罪禍尚有所惑況餘人乎東嶽治人死後之魂而罪福之祀則可以徼福而免罪世之惑也久矣茲惑不解雖毀其廟將復設之猶反手耳況止撤其象乎以此室其復祀之源恐未能

也時閑憗然曰為之奈何曰此不難也事之有無斷之以理東嶽治人死後之魂而罪福之萬無是理借使有之乃緣是享人之祀而行私於其間則亦一瀆貨枉法之吏耳明明上帝豈肯容之乎誠有嶽神必正直無私如世之清嚴官府且將惡愚民之敗其名節而加之以譴怒矣況肯享其祀而福之乎由是而觀則東嶽享人之祀而私以罪福其無是理也決矣昔夫子謂泰山不享非禮已具此意特其言引而未發茲故反復論之世

之惑者具可解乎二子曰解矣乃書之以授時閑俾歸而刻之石以告夫後之人

仇氏祭田記

家禮之大者曰冠昏喪祭冠昏為人道之始喪葬為人道之終世猶知謹至於祭以追遠則非好古知禮之君子能留意者鮮矣夫祖先之祭上以重本始下以合宗族盖紀綱人道之大端也古昔盛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盖未有不祭其先者當祭而不祭則有大僇其嚴如

此而可忽乎哉然牲殺器皿衣服不備則不可以祭是以後世知禮之君子有其志者或病其無財有其財矣又恐家之盛衰無常子孫無所依據以為世守之資也於是乎有祭田之設焉事雖義起蓋亦依倣古人自鄉以下必有圭田之法而為之也有其田矣又恐子孫之賢否不一或不能保守於永久也於是乎有訓戒之辭焉嗚呼其慮遠矣其用心於禮也可謂勞矣上黨仇氏作為家範以訓嗣人冠昏喪祭一遵古禮又撥常稔田

一百五十畝别蓄其租專充祭祀之費復戒子孫永遠保守有言質鬻者以不孝論其有見於此乎宗子森謀欲勒石祠堂之右以示永久乃屬塘為記謹為述祭禮之所當重及祭田之所由設以歸之嗚呼仇氏子孫尚無忘先人之用心哉田一叚在陽堰計八十畝一叚在池西計七十畝

南湖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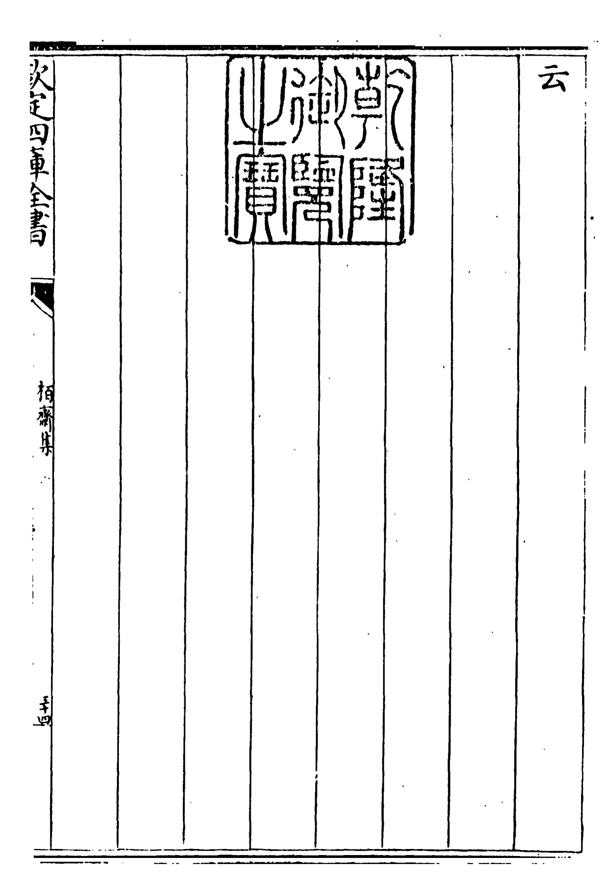
桐城錢生君溥吾友憲長公溥之從弟也以其先君子

水南居士去世思之不置計以水南之號親之所以自命者也親雖往矣水南之地則猶在也已之號若仍乎親則游斯地而耳斯號厥吾親之常存乎顧以父子同號則他人莫辨乃自號曰南湖蓋不忍遠乎親而又不欲混乎親也頃來南都語予以故予曰孝子之事親也生則盡力沒則盡思盡力可能也盡思則非純孝者不能也古之孝子於親之歿也聲不忘乎耳色不忘乎目嗜欲不忘乎心故食杯圈則思口澤焉誦遺書則思手

澤焉居宮室則思堂構焉履畓畬則思播穫焉孝子之用心葢如此今生於親所號之地思之不置因轉為已號可謂歿能盡思矣不孝而能之乎孝則孝矣然生於是吾恐其道之未充也生瞿然曰是將奈何曰孝子事親養其口體樂其耳目親歿則皆無所及矣其尚可勉者不在於順其心志乎立身揚名以顯於世親之心志孰不以此而望其子乎亦思之而已矣生復慼然曰孝親之道既聞命矣如南湖何予曰人之志苟有所思則

隨所見聞無不感發故志思草書則公孫之劍器亦草書也志思養生則庖丁之解牛亦養生也況親所往來釣游之地嘗以自號者乎今夫南湖之水淵源有本焉會同有德焉鑒照有明焉涵泓有量焉波瀾有文焉蒸為雲雨澤及萬物則又有濟時之用焉凡人子立身揚名以順其親之心志者南湖之道無不有焉是在乎思不思勉不勉耳孰謂其於孝無所發乎生欣然曰甚善開我請書以為記庶永無忘乎予既諾之遂書以貽之

云



栢齋集卷七